（对埃及神话进行了一些解构）

day1584

很长一段时间里，赛特的视线落在那棵树上。他不熟悉世间生物的品种，只知道那是某种绿植，一颗被雨水和养分推挤出大地的种子。他在这种凝视中不知不觉将自己推到了一个危险的悬崖尽头，下面是思考的汹涌海浪——自然界那种永恒且安全的无意识在里面流失，紧接着现实的尸体被冲上海岸，外部重重包裹着理性的纱网，胃里也许还能挖出一点散发塑胶味的人造神性——但赛特那时候还不了解这些，他终于学会思考是在后来。

再说回他凝视绿植的那段世界，到处都不存在自我。这很好，很安逸，因为没有自我的存在是不必选择外在性状的，也就不会招徕判断。等到他学会思考的那一刻，他会发现风沙星辰原来真的都具有眼睛，他凝视绿植的时候绿植也在凝视他，随之而生的是庞大的恐慌与痛苦。

这种携带痛苦的思考的来源是叶片的影子，太阳最跋扈的地点居然掉落着最深的黑，这是他在此之前没有想到过的。他的某个部位流淌了起来，尽管那是遭受阻滞太久的流淌，几乎能够吐出生锈的粉末。但好在他努力了一下，最终思维还是通流了，他提出了一个与上述现象相关的问题：原初的父（他当时不认识除此人之外的任何人），你告诉我，叶片底下那汪黑水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如此之深，乃至你的光也无法从中逃逸。

拉-阿图姆，即原初的父，几乎立即回答了他：那是暗夜，是夜尽头的破灭世界。那里栖居着我的敌人，终末的混沌。

赛特当然没听出话里藏的意思，他光是重新审视那盆绿植都费了好大的劲。他谨慎涉入“思考”这崭新的河流，将全身都浸泡进去，于是紧接着就发现这事物每一秒都在变化，仿佛是活的。这种生命力令他自己的生命也活络了起来，他真正意义上的生命正是在这一刻开始的——在他接纳思考并且感到痛苦和惊惧的这一刻。这感觉真是陌生，他的核与壳都热了起来，作为中枢的结构在胸腔里发出好似雷鸣的动静。他这时候又想询问原初的父，但是一个发现打断了他的问句，因为他从那些叶片的阴影中间看见了一个活物。

那显然得是个活物，否则不可能拥有足以吸引他视线的权重。他循着本能开始在思绪中间翻找，果真找到关于此物的记载，它名为蛇。原来正是这蛇引诱他找到了思考的源头。

你看，赛特，那就是敌人的化身。拉-阿图姆又一次开口，这次连“我”都省去了。赛特终于理解他的意思，原来父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敌人。

但是目前为止赛特还不明白“将父的敌人视为自己的敌人”的重要性，他才刚刚获得生命和自我，现在有许多事需要做，他得先把自己看清楚，然后再去看清楚世界。于是他小心翼翼地跟蛇道谢，谢谢你让我的思考涌流，谢谢你帮助我看到自己，谢谢你整合了我的存在。拉-阿图姆显然不高兴了。

蛇没有回应，绿植也没有回应。没有风动摇它的茎叶，没有太阳令它燃烧。赛特从盛放他身体的平台上坐起来，久久凝视着那盆绿植，那块LED屏，那块下方写着“麦塞克泰特—开启未来生活新视野”的LED广告屏。新罗马字体，斜体，颜色代码#FFD306。

他站起来，用腿部机件学习重力，然后尝试了“行走”这个动作——完成得很好。他分别避开地上的暗红色液体、玻璃碎片、铁制托盘、手术刀，走到广告屏前，仔细在叶影中间寻找，却再也没能找到蛇的下落。他问拉-阿图姆，蛇去了哪里。没有得到回答，忙音断在通讯元件里。

他在沉寂中间站立了良久，转过身子，落地窗在他面前破碎出一大片天空。电子风筝、无人机群和一艘巨大的仿齐柏林飞艇慢悠悠地漂浮在下午四点二十三分的阳光里，就好像浅海的生境整个被搬到了天上。

赛特弯下腰捡起那把手术刀，借着反光，他头一次看见了自己的壳。暗金色的光学电路分布在漆黑的机体上，勾勒出优雅的纹样，似乎是属于某个古代文明的图腾。他狭长的头部机体两侧垂直竖立着两条扁而细的立方体接收器，看上去像某种动物的耳朵。

原来这就是我。我终于是我了。我作为我自己来到了世界上。他像个孩子般快乐地想。

day1

雨很冷。他发现自己正在观察橱窗。面前的玻璃表面上浮着一张长期熬夜的脸，眼袋很重，颧骨凸出，眼角爬行着不惑之年亲手切挖出来的细褶，整个下半张脸都笼罩在荒草地般乱七八糟的胡茬之下。非常吓人的一张脸。五官和中年危机正在上面进行一场严肃的谈判，几乎可以肯定进展不乐观。

橱窗内是色调与外界截然互补的另一个世界——虽然还不到十二月份，雪白色驯鹿和银白色铃铛的形象已经跃然于商场装饰的角角落落了。暖橙色灯光给一切事物的表面都镀上了金，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家人围坐在炉火前拆开礼物盒的景象，进而产生把手伸进外套口袋摸索信用卡的冲动。

这时他双眼的焦点落到了橱窗后面。一位年轻的导购正在一个假人模特边上斜眼望着他，通过神情推测，已经望了许久了。

他恍过神来，一边摆出“抱歉”的手势和尴尬的笑容一边后退，这期间又有几滴雨点绕过伞面滴落在他的脸上。随着他的远离，橱窗上映出的世界变大了，但也无非总是同样的灰与蓝与黑：灰色的人群，蓝色的天光，所有伞都是黑的。这时天上若有一双眼睛，会看见他正打着整条购物街上唯一一把能够折射光线的透明伞，挤进人群就像钻石滚进了装黑珍珠的匣子，每跨出一步都能从中听见矿物表面硁然碰撞的声响，即很多的道歉和大量的修辞。

他终于挤过了购物街，到达广场，这里不再有人流阻碍他，空气反而嗅起来更加厚重了。自从挂断上一通电话，到处都好像弥漫着一股烟花燃尽的气味，仿佛一个自七月徘徊至今的幽灵。他拖拽步子往电视台大楼的方向走去，揣在口袋中的手紧紧掐住一块衣料，汗和雨水同时渗下去，寒冷在他的骨骼肌肉里乱窜，渐渐具有了体积。

然后他停了下来。

先是两道黄色车灯撕裂雨幕，光路在锥形范围内吞噬沿途的雨丝，接着一辆黑色加长款轿车出现在大楼门口，马上有穿黑西服的人打伞过去开车门。他在驾驶座车门打开的那一瞬间转过身去，假装打电话，手机都差点掉地上，主屏幕上一家三口的照片照亮半张脸。三扇车门逐次砸上，每一下都夹死他的一部分心脏。他默数几秒才敢扭过头，刚好看见两高一矮三个身影往台阶上走，构成一小块移动的丘陵。他迈不开步子，也做不到转身就走，好像一个雨中瞻望神明的虔诚信徒。于是当其中一人扭过头来的时候他躲闪不及，四道视线刚好撞上，撞得严丝合缝。

他看见那双出自自己的眼睛里已经透露出几分成人的神色，有些凄凉，凄凉之上覆盖着坦然。这个年纪的孩子情绪种类往往远多于面部表情，于是他等待着，直到一股壮阔的色彩从那双眼睛底部翻涌上来。

但两人都还没来得及感动就不得不错开了目光。“阿努比斯，”他听见孩子母亲的声音，“快进来，等会着凉了。”

那声音反而像是往他身上推了一把，他转过身踉跄一样迈着大步子走开，走得那么妥当，好像身后的人和雨都不曾在他视网膜上留下残像。他心脏跳得跟步速一样快，但是要慢慢来，不可以把心慌表现在脚步上——他猛地刹住步伐等待一辆姜黄色出租车破浪驶过，飞溅的雨水还是打湿了裤腿。紧接着是一辆公交车，像远古时代的巨兽喘着粗气缓缓爬过，车窗后一盏盏面孔模糊。待它终于让出视野，街道对面是红灯。他像一具蜡烛融化且凝固在人行道上。已经逃不掉了。

等红灯归零，白色的小人开始在信号灯上摆动双腿，那只意料之内的手也正好落下：落在右肩上，轻拍两下，没什么力度。

“赛特。”

这个叫赛特的男人不得不转身面对自己的兄长。欧西里斯站在雨里，白色高档定制西装逐渐被染成醋栗色。他是个疯子，这样大的雨不打伞。

“感谢你。为这回没挂我电话。”一道锐利且纯度极高的笑容出现在他那张被时光豁免的脸上。赛特皱起眉头，感觉眼球表面被割伤了。每次路过报刊亭或是广场大屏幕他都有概率像这样被割伤一次。

他把伞收起来，伞尖刺在地上，几次试图偷偷绕过兄长观察另外两人的去向都没能成功，只得正面迎接对话。他将视线倾斜一个四十度以便对上欧西里斯的眼睛——从他们还趴在树屋里读《马丁·伊登》的那个暑假开始到现在，始终是这样。

“所以咱们就站在这说话？”他问，与此同时大雨毫不留情地泼下来，好像所有路过的雨云都聚集在他一个人的头顶上。

不远处车站边上叼着烟的男人朝这边看了一眼，一个正在等红灯的绿外套女人漫不经心地偏过头，路边那辆蓝白色搬家公司卡车副驾驶伸出来的手肘缩了回去。赛特的视线依次扫过这几个人，最后定格在欧西里斯身上。“你很没有幽默感，兄弟。让你的人滚蛋，要么我滚。”

他的兄长展开一个欣慰的笑，用一种着迷的眼神欣赏自己的兄弟，欣赏了很久。然后忽然之间，仿佛终于察觉到了目前的气象状况，他抬起头看了一眼。

“拉在等你。”他好像在跟天空说话。

散落各处的路人都动起来了，赛特这才发现兄长布设在广场上的人马远不止自己注意到的那几个。穿着商务装、蓝色电工制服、警服或者其他任意装束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走来，无声地将他包围在中间。这是一个预兆，一个提示，意在告诉赛特家常时间结束了，玩笑时间也已经取消，事情的严肃程度超过他目前的判断。

雨说停就停。欧西里斯的双眼还待在天上，好像不愿意下来。赛特顺着他的目光看上去，一道日光撕开云层，以不容忤逆的姿态降落下来，重量和色彩都可观。于是赛特的眼睛被另一种事物割伤了。

这时是晚上八点二十一分。

day42

队伍说长不很长，说短也不很短。赛特总共把生命中的七至八分钟投资在了这上面，到第四分钟的时候就开始觉得不值。正午的太阳一视同仁地折磨着队伍里的人，所有人都在后悔，但都还在咬牙忍耐，好像一帮比拼谁最后走出桑拿房的澡客。赛特可以清晰地嗅到离自己几英寸远的那片头皮，上面残留着十五个小时前冰凉的洗发液和半个小时前商场开到最大功率的冷气。他嫉妒这片头皮。

没有人比他更需要土耳其冰激凌，没有人。如果一个整晚都在跟火车头那么大的节肢动物搏斗、生日那天接到的唯一一通电话是房租缴费通知、每天被一只会使用AWM狙击步枪的鸟尾行的人得不到一支他最喜欢的草莓口味土耳其冰激凌，那么这个世界必须严正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

那块头皮的主人拿到了他期待已久的东西，颤抖着，用双手捧起蛋筒，好像那是黄金圣杯而他刚好是加拉哈德。赛特得以走上前去，享受着从车内飘出来的冷气，宽慰地扫视冰柜里花花绿绿的奶制品，并不是在口味之间摇摆不定，而是为了多体验一会得来不易的胜利。等到终于心满意足，他抬起头，对冰柜后面的店员说：

但是他又把嘴闭上了。

阿波菲斯正“看”着他，头部装甲的电子显示屏黑着，看不出表情。他穿了一件太妃色短袖衬衫，外系一条橄榄绿围裙，右手拿着长勺，左手搭在腰上，等待客人做下决定的耐心似乎正在流失。

赛特把他从上到下看了几遍，又扫视了一遍车内，直到确认哪里都没有能够用来发射或是劈砍的器械。他又检查了一遍周遭现实的稳定性，回忆自己早上从起床开始到现在发生过的一幕幕，似乎也不像梦境或是幻觉。这时店员变了个姿势，看起来更不耐烦了。

赛特压低嗓音：“你在这里干嘛？”

阿波菲斯用“眼神”示意面前那排冰柜：“上班。”

赛特哑然，试图重新组织语言，失败了。

“你为什么……不是，你不怕他们找到你……不，不，我想想，”他停顿了一下，“我就是拉的其中一个走狗。”

“别这么说自己。”

“我之前花了整整三个星期调查你的行踪。”

“多谢告知。”

“你一直在这里工作吗？”

“没有钱了。”

现在阿波菲斯全身没有一块部件还残留着耐心的痕迹，尽管他的语调和往常一样平静到无趣，中间夹杂着电流的细小嘶嘶声。

他抢在赛特再次开口前说：“请快一些决定，还有其他客人在等着。”

赛特这才想起来队伍里那帮痛苦的朝圣者。他往身后看，居然空空如也。再降低视线，那里站着一个颇为熟悉的身影。

“爸爸。”阿努比斯小声说，两只手紧攥书包带。

几秒之内在场的三个人交换了许多眼神。赛特弯腰把儿子揽到自己身边，飞快地环视整个广场和周围商圈的每一座大楼，没有瞄准镜的反光，也没有形迹可疑的陌生车辆。他又看看儿子，阿努比斯则盯着冰激凌车里的店员。阿波菲斯先看男孩，又歪过头看看赛特。男孩的父亲脸上分布着一整个色环。

人形机械没说话，低头拿起一只蛋筒，用长勺分别舀起香草和巧克力口味的冰激凌。阿努比斯从赛特怀里挣脱出来，快乐地迎上去，和父亲每天晚上与之拼命的死敌玩起抢夺蛋筒的小游戏。

赛特站在日头底下看着他们。在他得以与儿子相见的这几回中，这是唯一一次他觉得阿努比斯真的像个十岁的孩子。与他被囚进沙漠之前那个裹在襁褓里的婴儿形象相互衔接，时间线上缺失的一块终于被填补上了。

他有些感激地望着阿波菲斯，后者正递过来另一支冰激凌，草莓口味的。

“我请。”阿波菲斯说。

“谢谢。”赛特满怀感动和歉疚走上前，伸出手，蛋筒在他即将接触到的一瞬间往下一坠，灵巧地绕了个三百六十度。阿波菲斯用两根手指捏着它，好像近景魔术师刚刚从观众耳后变出了一支花。

“下一次，”他提醒，“要快点做决定。”

day1

雨水和街道包裹着他们走进大楼，清冽的气味渗透进空气里丝绸般浓厚的人工香精之中。赛特在大堂中心的位置抬起头，天花板高得像不存在，哪怕视线极力延伸也触及不到。赛特十五岁那年站在同一个地方仰望过另一片虚无：当时这座大楼尚未竣工，天空尚且可见，扮演天使的是一些大型工程机器人和无人机。它们吸附在各个楼层的骨架上，钻进钻出，好像劳碌的工蜂。而现在，天井四壁环绕着四座奇大无比的隼头人身雕塑，由于大楼内部装潢的金和白用得过于铺张，光线在表面与表面之间辗转反射，看久了似乎会伤害眼球，难怪大厅里往四面八方行走的男女都低头垂眼，不敢直视周围的布置。

赛特皱起眉头。日光在楼内仿佛比在外面更强烈，这令他想起沙漠中的太阳。

被四个高大得不可思议的男人包夹着，赛特只能堪堪看见前方代表欧西里斯的一小抹白。六个人前后挤进电梯，里面却依然显得空旷，这使赛特失望极了。在他的印象里，电梯远不该像现在这样宽敞，他们本会像罐头里的沙丁鱼那样挤成一团，蠢得不可一世。尤其是他那个过分注重仪表的兄长，将在这个画面里担任主要笑点。

欧西里斯感受到到视线的重量，回头看他，戴耳机似的挂起微笑。赛特抬起头，非常专注地研究电梯厢顶上那几排灯管。

轻音乐沿着四壁流泻下来，仿佛来自很远的地方。

55层到了。电梯开门见山地把乘客扔进另一个画面，拉的办公室完整摊开在他们面前。巨大的实木办公桌，全套高档皮料沙发，统统染成白色。房间尽头，一整面墙都是落地窗，整座城市的海拔制高点尽收眼底，高度也代表着各自的K线均势。覆盖着钢化玻璃皮肤的大厦群在沉默中酝酿财富，姿态仿佛朝见君王的骑士。帝国君王的转椅拖开很远，几乎紧贴着落地窗，椅背遮挡住一切，无法判断他到底在不在那里。四个漆黑的男人退让到一边，欧西里斯微微颔首做了个“请”的手势，于是赛特被孤零零丢到屏幕中间，根本不记得自己在这一幕里有台词。

他迈出一步，踏在深色尼龙地毯上，咚的一声闷响。他走得很慢，好像在担心上面的金色几何暗纹咬掉自己的脚。但是房间大得走不到尽头，竟有种翻山越岭之感。在经过写字台的时候赛特往右手边望了一眼，两把扶手椅面对着一盏小茶桌，塞尼特棋的残局留在桌面上。他发现自己竟还认得出这盘棋，连带回想起一个比这逼仄得多的小会客室、雨点像子弹般击打窗户的夜、昏沉的氛围灯、看不见面孔的黑色客人、拉紧锁的眉头和扯松一半的领带。

“要茶还是咖啡？”十几岁的赛特这样发问。

他不得不将回忆驱逐出脑海，迈出最后一步，鞋跟不自觉地并拢。转椅上的拉裹在一身像是刚从高尔夫球场穿回来的便服里，弯着腰，摆弄面前的一架长筒望远镜。即使落地窗上布设了遮光膜，阳光依然在他额角洒满了晶亮的汗滴。他把右眼凑到目镜前，皱着眉头，咧着嘴角，皱纹将他身上积累的岁月描得很深，汗水沿着纹路一滴滴滑落下来。

赛特静静等了一会，接着又是好一会。他悄悄看了一眼兄长，但后者显然比他耐心得多，立在墙边仿佛一座大理石雕像。

赛特张开嘴。

拉伸起右手，立着一根手指，意思是让他收声。

他又开始调整旋钮。时间在炽烈的日照下发烫，膨胀，极慢地在房间里滚动。

“在那。”拉说，嗓音发哑。

他从望远镜前退开，招手让赛特过来，眼睛却依然盯着前方。赛特毫无必要地轻手轻脚，凑到董事长身边，也将眼睛贴在目镜上。镜头正对着远方歌剧院的屋顶，缩放倍率调到最大，竟然有一个漆黑的人影站在那上面——那么黑，能够吸收整条可见光谱。赛特正想将这个人影的各个部位分辨清楚，眼前的画面却突然一黑，他一时之间还以为自己失去了视觉。

这时拉拍了拍他的肩膀，他从目镜前退开，这才发现整片天空都已经暗了下来。室内没有任何光源，整座城市也都没来得及反应，数年前就被切断供电的路灯呆立在道路两边，车头灯一盏接一盏被慌乱的司机打开。虽然什么都听不见，但赛特能想象到此时此刻55层楼之下的马路上正在发生怎样的混乱。许多撞击和许多尖叫，但必然也有击掌和欢呼、拥抱和落泪。

拉把自己砸到椅背上，一甩手，颇有种自暴自弃之意。他似乎总是很心烦，从以前开始到现在始终是这样。

“行吧，你自己看，”他用两根手指按压鼻梁，“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

“有人把夜带回来了，”欧西里斯的声音几乎擦着耳廓响起来，赛特吓得浑身一振。

“而我们不喜欢看到这件事情发生。”

歌剧院屋顶隐约迸射出火光。

Day42

阿波菲斯麻利地按下一系列按钮，用指关节将一排金属摇杆拨上或拨下，仿佛正打算驾驶一架战斗机。车身侧面的冰柜沉进车底，车壳从两侧合闭，一整面枪械收纳架映入眼帘；价目表逐一翻拢，严丝合缝地贴合车顶，滑进某处暗门；属于糖霜和奶油的味道渐渐散去，赛特这才闻出来空气里始终漂浮着金属和凯夫拉尔板的冷硬气息。他尝试说服自己这是一辆退役的军用武装冰激凌车，随时准备回归战场，差点就被这想法逗笑了。

驾驶舱的两个座位都可以一百八十度旋转过来，车身中央甚至夹藏了一个可升降式收纳桌，仿佛原本就被设计成了招待客人的配置。车的主人此时正坐在原本是副驾驶的位子上，身体前倾，胳膊肘撑在腿上，手心里捧着满满一马克杯美式咖啡。

他这一行为里隐含的信息相当让人起疑。赛特的眼睛死死盯着那只马克杯，上面印了一条快乐的卡通蟒蛇，拥有夸张化的眼睛和嘴，尾巴尖上卷着一支冰激凌——整个图案已经被磨掉了一半，低廉的印刷成本显然只够固定那剩下的一半。几秒之后，他眼睁睁看着阿波菲斯把杯子抬到大概是嘴的某个高度，声学组件里传出人们朝滚烫的饮品吹气的那种动静，接着将杯子送到脖颈之上、面甲之下的位置，发出啜饮的电子音效。杯子退开的时候，有咖啡液滴沾在杯沿上。他的整段动作很慢，显得深思熟虑，像电影里即将做下某个困难决策的领袖型角色，将马克杯降下来，两只手的掌心贴在杯壁上，与液面上的倒影相顾无言。

赛特露出考究的神情。他想发表儿童奇幻电影里最常见的那句感叹：“哇哦，你到底是什么？”但嘴刚张开一半就不得不去承接手中颓萎下来的冰激凌柱，姿势非常狼狈。

他十岁的儿子（小学五年级在读）此时正乖巧地坐在他身边，三分钟前就吃完了自己的那支冰激凌，并且用随身的小手绢擦干净了嘴，书包搁在脚边，双手搭在膝盖上，用一种复杂的神情望着自己阔别已久的父亲（四十周岁）。

“我是自己偷偷跑出来的。”他认罪一样低头。“坦白从宽”这一原则在家长与孩子之间屡见不鲜。

此时他的父亲正在跟一大块即将断落的奶制品周旋，艰难的视线转过来：“你妈知道吗？”

“知道，她接我放学……”

“撒谎。”

赛特成功将冰激凌固定在蛋筒上，在儿子面前终于有底气摆出家长的架势，“你妈每个星期只有周二和周四有时间接你放学，其他几天都是你伯父的下属去接你。嗯哼？”

阿努比斯抬起头，“没有人看见我出来，真的，我发誓。”

“别发誓了。现在街上恐怕有一打人在到处找你。”但语气温柔得根本不像埋怨。赛特张开手臂，将唯一的亲骨肉揽到怀里，“干得漂亮，小笨蛋。”

阿努比斯沉默地抱住他的脖子，容忍着这份让人窒息的父爱。他思考了很久，才提到另一个话题：“妈妈昨天晚上又喝酒了。”

“又？”赛特猛地坐直。他首先关注到的并不是句子里的宾语。

“喝了很多，关在厕所里，一直在哭。”

“什么时候开始的？”赛特记忆里的奈芙蒂斯滴酒不沾。

“去年。”阿努比斯不得不换口气才能继续这个句子，好像它令他筋疲力尽，“她不听我的话，已经进过三次医院了。”

赛特不知道说什么好，毕竟叙事中的那个女人早已经恨透了他。他亏欠她太多，任何形式的出现只会造成进一步伤害。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以一个浪荡且缺乏焦点的形象存在着，像一颗脱离轨道的行星或是一大团没有具体形态的色块。奈芙蒂斯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爱上他，又因为同一个原因被他伤得体无完肤——她的生活是由严整的时间表和简明干练的决策构成的，也许赛特短暂成为了她摆脱规矩的发泄口，给了她一场浪漫得不成方圆的长梦，但梦总有醒的时候，她不会允许自己睡过头。而她永远不可能理解的是，赛特这四十年的人生都是在她眼中的“梦”里度过的。如果这个梦——消失几年以后又以一个胡子拉碴、面容憔悴、破破烂烂的形象出现在她的门廊里，她说不定会产生一些更过激的反应。

赛特再次拥抱自己的儿子，两个人脸上同时浮现出怅然的颜色。失踪的父亲和绝望的母亲，“我不要跟杀人犯的儿子一起玩”，出现在童年每一个角落里的黑衣陌生人，不得不参与各种竞赛获得奖牌的压力，这一切叠加在一起，才终究塑造出了阿努比斯不属于十岁孩子的那种眼神。

“妈妈说你幼稚，自私，又窝囊。”

“她以前就是这么说的。一个字都不差。”

“你幼稚，自私，又窝囊。”奈芙蒂斯坐在马桶上，坐在蓝色的清晨里，身上一丝不挂，分娩留下的妊娠纹和哺乳后干瘪下垂的乳房使她本就瘦小的身体看起来更加贫瘠。赛特在门口不敢动弹，和以前很多次一样，妻子的绝望化为恐惧攥住他的心脏，令他进退不得，只能听着洗手间里断断续续的埋怨和掰成几段的哽咽。

“真希望我没遇见过你。”这是五年前奈芙蒂斯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赛特感到浑身发冷，尽管阿波菲斯早已为两位只拥有血肉之躯的乘客调高了车内的温度。

“好了，咱们得想办法把你送回去，”他跟儿子分开，两口吞进剩下的冰激凌，冰得脑袋发麻，“今后绝对不要把你妈妈一个人丢在家里，好吗？还有，离你伯父远一点。”

阿努比斯点点头，很懂事地没有过问这些建议背后的理由。

父子二人把视线投向一直没说话的阿波菲斯，他除了偶尔啜几口咖啡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动作。如果那层装甲之下的东西真的是个“生物”，刚才的对话大概已经在他的思绪中激起了水花。

他从咖啡蒸汽中抬起头，一道纤细的白色余弦曲线在面甲显示屏上起起伏伏。

（我认罪了，我今天认罪。群星为证，从第一篇到现在我脑内赛特酱的形象全程都是汤姆哈迪。）

NameError: record undefined

他扑到床上，身体变得很沉，被褥像流沙将他吞没进去。他很本能地想起几年前环境科学课讲到流沙的那一节，教员强调了许多遍：人的密度小于流沙，沙坑吃人那是电影，是电影。他面目整个埋在织物的沙漠里，心里想什么都是电影，大白鲨是电影，没有羽毛的恐龙也是电影，如果我也是电影该多好。会有旁白操持着播音专业学士文凭的制式语调，呼吸沉进腹腔，淡写轻描地概括他目前面临的一切障碍，连负面情绪都可以全部替他感受——他只要表演愤怒、表演压力、表演光鲜亮丽就够了。

早上，他对一盘班尼迪克蛋说：“我觉得我正在被淹死。”

父亲母亲的视线分别捅过来，餐具与碗碟碰撞的声音一笔勾销，他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千不该万不该把心里话说出口。尽管那已经是精简再精简、勾兑再勾兑的版本，也还是浓郁到足以让父母失去所有胃口。他可以肯定父亲正在拼命试图弄懂这话的意思，对于他发言动机的猜测离谱又恶毒；也能够确定母亲将因为这样一句陈述失去许多个夜晚的睡眠。他恨自己。在任何人开口之前，还有机会暂时逃走，于是他离席，大步穿过家中漫长的白色走廊，径直走出大门。

他猜自己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都不需要进食，所以到母亲开始给全世界打电话探听自己下落之前，可以随心所欲地消失在各种场景里。

他跑到动物园看长颈鹿。这么夸张的动物，让人很难不把它们与视域外的某些宏大计划联系起来。这类物种就和北美棕熊一样，出于不能解释的某种缘由，不断出现在儿童麇集的地方。也许关于人类童年的许多未解之谜答案就在它们身上。

还看到了猴子，挺活泼的，还不赖。游隼，不知道为了弄来这么一只鸟中间需要多少部门的审查和文书工作，总感觉不太合适。胡狼，他本以为这种动物不存在。土豚，长得像兔子，也像巨型荷兰猪幼崽，非常惹人喜爱。

他坐在餐饮区晒了会太阳，有个七八岁的男孩坚持要得到一只气球，为此用尽了孩子的一切手段，最后被一位强壮的外婆或是奶奶叠到肩上扛走了。有风驻足在他四周，他的喙——他的气体传感器抬起来，追逐着风里一缕潘趣酒的气味。哦，原来是一场婚礼，距离此地不过十英里。新娘嘴角沾着半融化的白巧克力，新郎喜欢阿萨姆红茶味道的香水。

刺眼的阳光穿过白色兜帽透射到面甲上，有亮度但没温度。他突然很想去找自己的义父。于是就去了。

通常来说，他的常规工作就是陪同在义父四周，跟随他走进任何交通工具和会议室，必要时候亮出武器。而常规之外的工作实际上占去更大比重。他需要长时间趴伏在某处掩体后面，使用各种狙击步枪瞄准拉身边形形色色的人头；极端情况下甚至需要从某些大酒店顶层一路往下杀出条血路。不是电影。

唯一的好处是工作时间灵活：义父很少主动给他打电话，因此他想要上班就上班，想要下班的时候也不用跟任何人报备。反正每个月不管怎样都会有巨额工资进账，拉非常宠爱自己的保镖。

在他之前，这位全国最大的集团董事长曾有超过二十年没有雇佣新的保镖，缘由未知，他只知道那古老的上一任就是他的叔父。他衷心希望此人已经死在某个地方，如果没有，那么他要当面告诉他自己的心愿。

他在电梯里上上下下，享受离心感的快乐。每个进来的人都得抬起头看他，不管他们身上别着的标牌说明他们是普通职员还是部门经理。他到处转了一圈，又不想工作了，就和往常一样登上顶层天台，蹲在这座全城最高的大楼边沿，欣赏巨大的风把钢铁与机械造就的一切吹回康定斯基的年代。风滚进他的风衣外套，两片衣摆像双翼腾飞在空中。坠落的预感和愿望变得无法抵挡，他任由自己一头栽下去，顺应也响应着地心引力的温柔呼唤，在空中慢动作般旋转，直到双翼在这个过程中完全展开，他由坠落变为滑翔，掌控权由地心移交给天空，风仔细地托着他——既不至于离地面太近，也不至于像伊卡洛斯闯进太阳。

这是他被强行加诸于身的第二次生命。本该处于永不止息的滑翔与俯冲之中的生命，却沉重得不得不坠落，落向他唯一的栖木，他的家，整个赫利奥波利斯最深重痛苦的温床。

小时候，还在读法布尔和凡尔纳的某一个年纪，他的父母每夜使用文明人的条理与逻辑在客厅里厮杀。字里行间全是关于他的事，吵来吵去无非是“咱们儿子活不久了”“要让他活下去”“但是没办法，根本没办法”，在他听来根本毫无必要，他从小就觉得死了便死了，没多大所谓，干脆我直接去死你们别吵了行不行。

他整晚独自躺在房间里，只有疾病陪着他，到最后不知道究竟是疾病还是父母的争吵闹得他从来无法入睡。他不入睡母亲就也不能入睡。总会有一个时刻，外面忽然安静下来了，母亲轻轻拉开房间的门再轻轻关上，像一只负伤的母兽，摩挲他脸颊的手也像带细小倒刺的柔软舌头。天可怜见。他就算狠心装睡，也能听见她细密如织锦的啜泣声。他不得不在每一次后续谈话中小心翼翼地隐藏起自己对死亡的向往，表现得怕死惜命，表现得很尊重她为自己遭受的一切痛苦。它们都是有价值的。痛苦必须是有价值的才行。

他那时非常希望杀了父亲，现在也如此，但只跟母亲透露过此事——结果又一次深深伤害了她。于是在所有人面前，和他们对他抱有的一切固有印象那样，他用近乎于是真的爱去崇拜父亲，用最璀璨的笑容去迷惑他那双根本没有人性的眼睛。

后来所有人都说，荷鲁斯，多好的一个儿子。多坚强的家庭，多优秀的欧西里斯，多苦命的伊西斯。

在上一次生命过程中的某一天，听见有人这样讲，荷鲁斯礼貌地借故起身，去洗手间趴在洗手池上吐了。漱完口，他抬起头，透过镜子刚好看见父亲走进来。他咧出一个非常灿烂的、没有任何温度的笑。嘴笑得很大方，眼睛是杀人犯的眼睛。不知道是对自己还是对父亲还是对镜子。

风止息了。他稳稳落地，翅膀收拢到背后，伪装成风衣结构的一部分。走进公寓楼，输密码，按电梯，跟佣人点头问好，一连串肌肉记忆把他带回家，进而带回卧室，埋进被褥的流沙中。

这次他一共消失了六小时二十七分钟。

Day -8438

拉在暴雨里低头，看见自己的面孔哗哗流淌到地上，再让旁边床上用品商店的霓虹招牌一照，红的一块紫的一块，好像让那扇车门狠狠砸了四五个来回。

背后的骚动声还在继续，打了可能快有二十分钟，再打就要出人命了。他不用回头都能想象出那是怎样的一番景象——他花两份薪水雇的那小崽子必然是让人撂在地下的那个，用胳膊去挡砸下来的卸胎棒，胳膊断了；抬腿踢中一个或两个躲闪不及的睾丸，脑袋上立刻又挨一棍子；软绵绵地瘫在雨里，好像死了，但过了两秒又撑起身子乱踢乱打，牙齿都派上用场。

拉开始整理自己的领子，扬起眉毛，重新布置领带，下巴微晃两下配合动作的幅度，仿佛面前正摆着他办公室里那面高档穿衣镜。实际上，这就是他在职场的无数不败秘诀之一。每当谈判破裂或是成交额不达预期，他都会径直前往最近的洗手间，通过一系列富有仪式感的着装整顿令自己看起来更体面，而不至于当场变成一只发疯的兔子。

现在，他头一回发现骨头断裂的声音原来这样响亮，甚至能够贯穿暴雨的和弦。“啪”的一声，好像人们吃快餐盒饭时候不慎掰断了一次性筷子。“啪”，这么干净，这么利落的小小一声，随之而来的却是地狱般的锐痛，断骨搅进肉里。他忍不住缩起脖子做了个吃痛的表情，比心更痛的是银行账户。

他很耐心地等到殴打的声音停止，十几片鞋底踏着积水走远，才转过身去，雨里躺着一条像人的东西，密织的雨线在它上方很近的位置断掉，撑出一线轮廓的真空。他走近了看，嘴里不由得啧啧啧，这孩子怕是全身都已经断得七七八八，一根淤青色的胳膊挡在脸上免得雨水灌进鼻子，露在外面的眼睛却大睁着，跟随他的移动而转动。

拉弯下腰怜爱地抚摸他的头发，心里已经开始计算医药费。

那孩子咕哝了一声，他没听清，就更进一步压低身子，直到能听清心跳声。

“我差一点就赢了。”赛特说。

拉抬起一点海拔，看清那双眼睛里灌满了雨水和不甘心。他的良心这才终于绞痛起来，“这哪能叫做差一点。”

任何大厦都不是一朝一夕建成的，而人不是机器，总是在出错——只不过这次他们错得有点太离谱了。

那些年拉和赛特，一个是年轻的富二代精英商人、世界大战中赚得盆满钵满的军火贩子，另一个是被上述无良资本家拐到战场上的少年佣兵。他们曾一起吃过78埃镑一盒的中式炒面快餐，也曾一起在游艇派对上跟国际毒枭摇骰子。托了拉的福，赛特幸运地见证了时代精神的每一幅侧影，并且到处都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笔迹，尽管那都是靠没完没了的挨打和逃命换来的。好在他本人认为自己扛揍，死不了，或许真的就是靠着这种迷信才死不了；而拉认为能够少一笔开销是一笔，死不了的伤病就让他自己长好。多数时候都是拉一个人滔滔不绝，把他那些在商战中用于蛊惑人心的诡辩当成睡前故事讲，而赛特往往是沉默的，只做事不说话，印钞机和枪都跟他有着同样的特征，所以拉非常爱他。

赛特亲眼看见过拉用钞票洗澡，接着穷了一阵子，落魄地在某间灯都没有几盏的三居室内抽烟，没过多久又开始用钞票洗澡。起初他以为这些变化都跟自己挨过的那些打、打赢过的那些架有关，直到躺在雨里再也动弹不得的这一天，他才意识到自己就算拼了命把那帮人都揍一遍，拉的胜利也回不来了。他第一次看见这个太阳般闪耀的男人趴在膝盖上，淋着雨，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这终于让他关于“死不了”的坚定信仰也彻底破灭了。于是他闭上眼睛，任由冰冷的雨点灌进气管，说不定慢慢地就死了。

后来赛特没死，拉彻底断了他往冥界发展生意的念头，两个人谁也没再提这件事，顺便也忘掉了那天晚上抛下他们开着车疾驰而去的男人。

day -8741

“血统太纯的东西活不久。”

这句子排列进对话里的时候，地面在倾斜，某种狂躁的事物正在猛力击打船身，发出雄浑的咆哮声。三个人之中两个坐着，一个站着，身上各自积攒了厚度不一的尘灰。撞击仿佛是有规律、有计划地在折磨这个小房间，每一次都会有更多的尘灰从天花板上落下来，吊灯摇晃的幅度也会变得更大。它一会儿晃到这边，一会儿又晃到那边，将房间里各种事物的轮廓投射到不同的表面上，呈现出许多不规则的几何图案，轮廓曲折得简直有某种意图，像一个暴风雨之夜的预言。

但是这个世界缺少三个女巫。\*所以话题就在这止住，先前交谈的两人端起茶杯和茶碟，一个是为了掩盖失去平衡带来的不安，另一个是因为实在口渴。

交谈，倒不如说是交涉，甚至可以说是尅旋。赛特不是傻子，至少不像他看上去的那么傻。他端着热水壶在边上站了许久，起到的作用自然不仅仅是及时往空茶杯里添热水。他听得出自己的雇主目前处于弱势，已经开始使用一些巨大的数字来虚张声势，演技却无比拙劣。在赛特的记忆中，拉从没犯过这样显而易见的错误。

拉放下茶杯时也用手背悄悄揩汗。似乎是为了让自己的行为更易于理解，他又皱眉往高处看了一圈，营造出一种房间里非常热的气氛。

桌对面坐着的那个男人，不光是拉，赛特也读不懂他。他甚至看不见这个人的脸——哪怕凑近去添水，哪怕吊灯晃到刚刚好的角度，这个人从胸口往上的整个上半身也始终笼罩在漆黑之中，就像随身佩戴着从某处摘下来的影子。而且，赛特在刚踏上这艘船的那一刻就断定，自己从空气中嗅到、触到了一种幽邃的气息，这种气息在活人的世界里几乎无法察觉，在这里却如同空气般流通。只有混沌生物身上会携带这样的气场。

“而血统太杂的东西容易落入俗套，”男人毫无障碍地接着前文说下去，“俗气的东西偏偏就能够活很久，到最后就分布得越来越广，直到成为正统。你相信吗？我看见过那些人烧书，砸雕塑，天哪，真是场灾难……所以合理控制两部分人口数量的办法……”

他现在的话题跟生意基本上已经毫无关联。拉不得不专注地聆听他慵懒、平坦却富有激情的腔调，因为他时不时会抛出一个问题来。所有人都害怕随堂小测，拉也不例外。赛特在箱子堆中间找了个地方坐下，要是头顶有一扇舷窗，他就可以任由思绪飘向船舱外的冥海风暴、卡戎浩浩荡荡的走私船队、罗马水手们断断续续的托斯卡纳语船调、北欧商人们从瓦尔哈拉运来的锦缎与秘银。但这个小房间怎么看都称不上宜居，理想会生生闷死在潮气里，他还是尽可能不把它们掏出来了。

后来不知道过了多久，灯灭了，冥界苍白的天光也无法透射进来。他在海浪的摇篮里睡着又醒来，是拉把他摇醒的——从一条码头栈桥上。赛特感到脸颊生疼，从箱子上抬起头，神志朦胧地环顾四周，到处都是忙着卸货的搬运工人，他们需要在海警注意到异状之前把一切安排妥当。

拉看起来精神抖擞，整个人轻松得好像要飘起来。赛特没有过问尅旋的具体结果，也没有问那个男人去哪了。他刚才当做枕头的是一桩价值千万的大买卖，还有许多其他事项有待考虑，所以他清空大脑，加入了搬运的行列。

结果那个男人成为了每星期至少两次出现在拉附近的常客，而且很诡异地，这两人成为了挚友。拉甚至邀请他去自己的“安全屋”（一个有漏水的历史遗留问题但非常温馨的小房子，附有花园和狗屋，前房主去世之后拉代他照顾花儿，也代他陪伴那条老猎犬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段路）。

赛特不知道位于哪一个社会阶层的混沌才会有这样强壮的手腕买通海关，买通移民局，接着得到那页根本不存在的长期签证，他只觉得有必要为拉感到高兴，这人此前的生命里根本没有一个称得上知心朋友的人。

据赛特观察，位于拉小圈子里的所有人都很假，连他的混沌朋友也不例外，但最起码他假得很真诚，拉刚好也是这种类型的人。一时之间臭味相投，他们教给彼此各自家乡棋类的规则，然后整个晚上没完没了地对着棋盘浪费时间，每次都是客人获胜，拉总是不甘心，要求再来一局。这时候赛特问“要茶还是咖啡”，于是两人终于放松下来，陷进扶手椅柔软的靠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些玄之又玄的话题。

随着时间推移，赛特从对话中推测出这位先生在冥界的上院拥有席位，世袭头衔大得如雷贯耳，从事的职业则更惊人：海盗。他就是这样称呼自己的，一个有钱的海盗头子，近几年正致力于将冥海变成自己家别墅附带的泳池。卡戎那样的人物都不得不在他面前低一头，更别说两头的海关和移民局了。他决定投资拉的战争生意，多半是为了好玩，说不定过两天就会失去兴趣。赛特担心，但拉不担心。此前赛特还从未发觉这个靠骗术在商界混得风生水起的男人本身竟如此单纯，几盘棋就可以收买他。

赛特只能说得更少，做得更多。他把全部注意力放在斟茶和磨咖啡豆之中，日复一日精进这两项技能。连那两个男人交谈的声音越来越大、空气中的气氛越来越不妙也没放在心上。他的余光扫见客人离席前往厨房，拉也起身紧跟在后面，两个人谁也没停止争执。隔着这样一小段距离加上研磨咖啡豆的声音，他们的语言变得像一些不成文字的咕哝，像圣书体那样形象又抽象，直到突然之间的某一秒，这争吵突然就停下了。过几秒磨豆机也停下了。赛特展开滤纸，垫进滤杯，厨房依然是死寂。他往豆粉中间倒热水，那两个人依然没出来。等到两杯咖啡都已经准备就绪，拉和那个男人才一前一后走出来，回到位置上坐好，然后立刻就投入到争吵前布设的棋局里，完全没有缓冲。

“阿佩普，我们都没有退路可以走了。”拉说，同时掷出长斫，看不清楚是几点。

赛特当时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他只知道这盘棋后来再也没能下完。

\*《麦克白》里的梗。

Day1

人们从许多地方朝赛特奔来。几只手抓住他的胳膊，另外几只推到他的背上。某一块落地窗玻璃降下来，外面是停机平台，他几乎是被押送着塞进直升机狭小的机舱，没有座位留给他，大风把人们口中呼喊的词句吹得支离破碎，只能勉强看见底下的地勤手中交替挥舞的红色信号灯。有人往他脑袋上夹了个耳机，尺寸不合适，他不得不用一只手按住它，另一只手抓住随便什么东西以防自己摔下万丈高空。

索贝克坐在机舱里唯一的座椅上，被层层叠叠的安全带绑成个精神病人，此时也在扯着嗓子大吼大叫，“先把记者赶走——我说把记者赶走，听不懂吗？让托特去黑掉电视台——很好，让他自己做事吧。”而后又极力抵抗着身上的安全措施，凑到赛特边上，一只手紧紧抓住他的肩膀，“准备开始工作了，小子。”

赛特听出他老了。

“你们应该提前通知我工作内容。”

对话在通讯频道内进行，但索贝克还是执意要凑得很近，这是他多年以来遗留下来的习惯，毕竟从前需要赛特插手的工作内容都不怎么能见人。

“那家伙的活动没什么规律。这回是你运气不赖，一来就碰上了——”他扭过头去回答其他人的问题，“——那边让女孩们去处理吧。咱们直接过去。”

这个几十年来跟随在拉身边的老秘书喘着气，因衰老而走样的身躯非常不适地在安全带下扭动，试图找出一个稍微舒适的姿势。他从身边摸出一把手枪，上好子弹，塞到赛特手里，这下赛特再也腾不出手来抓住什么东西了。他仇恨地回头望一眼，心里纳闷为什么跟这个公司有关的所有人，欧西里斯也好，拉也好，乃至算得上远房表亲的奈芙蒂斯，都喜欢穿白色的衣服。以前似乎不是这样。

好在直升机飞了不久就降落了。整条马路被空出来，看不见一个人影或车影，但远方人群的尖叫声和枪械击发声时刻说明有事件正在发生。满地跑来跑去的穿制服或军服的人们似乎非常忙碌，索贝克在角落里打电话，一小队武装警察准备突入歌剧院，许多战术手势悬在夜视头盔顶上。

在沙漠战场上经历了超过五年的漫长白昼，赛特的眼睛仍得努力适应这场突如其来的黑夜。有一小片夜空中闪动着弧状的明黄色光芒，雾气弥漫，某种巨大生物的影子在其中来回移动，形状看起来像螳螂。空气里的混沌浓度快要超过氧气了，他在心里吹了个口哨，欢迎光临生者的世界。

就算在前线，赛特也听说过国内一直在删改与夜有关的文学作品，阻止以夜为题的古典乐出现在任何地方，将描绘太阳落山后那个世界的画作成批烧掉，所以他不敢让夜晚带给自己的舒畅感受跃然于脸上，就连深呼吸也只敢轻吸轻吐。如果不是被一群紧张且愤怒的陌生人包围，他也许能让自己绷得失去弹性的神经好好放松下来。他手里的枪新得像个玩具，那些武警和士兵手里的亦然，他们身上的装备就像还没来得及拆掉价签一样。种种迹象都在表明：光明和永生已经把这个国家的武装力量惯得像家猫一样无害。

索贝克走过来，似乎很奇怪赛特为什么还在这里站着，“在等待灵感吗？大诗人？”

“不告诉我对方的人数和火力，你们打算让我跟着去送死吗？”

“拉说你能应付得了。如果事实证明你应付不了，他会把你送回前线去。”

这回轮到赛特皱起眉头，“闭卷考试？”

索贝克耸了耸肩当做回应。

这反而让赛特安心下来了。拉从来都是这种货色，只不过从混蛋变成了老混蛋而已。有些东西从开始到现在始终没变。只要知道这点，折磨他的思乡症就能得到少许缓解。

他抬起头四处嗅探，多年未曾启用的第六感官很快从四周的环境里提取出了一道鲜明的线路。他能看见混沌的痕迹像无明之光路、无水之长河滑行在空气里，不是形状暧昧成分未知的一大团，也不是分散各处有待整合的脚印和指纹，而是一个向量，有大小也有方向。赛特露出胜利的笑容。所有混沌生物都有自己的性格，这一个看来尤其直率。

他把那帮紧锣密鼓地交流战术的小伙子们丢在原地，持枪走向对街，再绕进小巷，那后面是一座百货商场的废墟，大楼刚拆成骨架。施工队最近忙着罢工，已经气急败坏到就连拆楼都想要烂尾的地步。

赛特放轻步伐走进楼里，沿着消防通道往上走到第三层就听见了乐声。他停了一会，也停住呼吸声。那是首禁曲。是肖邦《升c小调夜曲》中的第二部分，本该是钢琴曲，此时正在演奏的却是弦乐器。他继续往上走，款缓安逸的乐声使他躁动的心脏也平静下来。一直上到第六层，走出楼梯间，避开满地星空般闪闪发光的玻璃碎片，他在两侧店铺中假人模特的逼视下走进整层楼唯一的光。

刚才在地面上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到月亮，现在却发现它又圆又大，仿佛只为了这一座建筑的这一层楼升起，像个好奇的孩童把脸凑到没有外壁的娃娃屋上，聆听里面的迷你音乐家演奏只献给它的乐段。

这是一家乐器店，崭新的民谣吉他和电吉他占领了整整一面墙壁，下方是它们忠实的伙伴，架子鼓；琳琅满目的鼓棒塞在单独的立柜里，节拍器、调音器和松香霸占着另一个；三把不同木料制成的大提琴静默着矗立在房间的另一侧，弦上透射出一种冷酷的视线。一架三角钢琴孤零零地待在最远端，像一头沉睡的狮子。它离断裂的地板和地板之外的高空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只差一点点，52个白键和36个黑键就会一齐发出海啸山洪般的咆哮声。它正在梦见自己破碎命运的绝唱，因此显得分外忧伤。

此时此刻在钢琴身边面对着月亮演奏小提琴的身影，就是携带混沌气息的生物，即赛特今天晚上的猎物。他没有接着拉下去，而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一个乐段，每一个音符都达到了准确与悦耳的极致。于是追猎者据枪的手臂松弛了。出于某种神秘的原因，他立刻想到自己今后在国境内不会再有机会听到这首曲子，所以，他与自己约定，要先等待演奏自然结束。只要目标一转身就立刻开枪。两枪打胸口一枪打头——但鉴于得到的命令不明确，打头那一步也许应该省略。

就在他暗自计划的时候，音乐已经停了。小提琴手转过身来面朝他，他却愣在原地忘记了扣扳机。

那张脸上并没有面孔，取而代之的是一整面电子显示屏，固定在黑色的头部机械装甲中间，此时此刻上面正交织浮动着两道蓝银色的正弦余弦曲线（赛特猜测那等价于“平静”的表情）。这个“人”的着装虽然与人类无异，外露的每一处却都显示出机械与钢铁的构造特征。他刚才显然在歌剧院顶上遭受过一轮袭击，身上许多处布料都已经被划破，露出底下纯黑色的碳素纤维外壳和闪亮的铝合金关节，一盏月光白的呼吸灯在他大概是心脏的位置黯黯闪动，光线穿过机械缝隙散发到空气里，有种柔软的质感。

赛特一时间不知道看哪里才算礼貌，但他从这个高大且纤细的人形机械身上寻获了自己第一次看见巴雷特M82A1狙击步枪时的感动，那种真心觉得一种冷硬且极致理性的事物极美时的震撼感。

对方“看”了他一会，弯腰将琴弓和琴身都小心地收进琴盒，盖上盖子。他的动作中既没有要拔出任何武器的趋势，也没有做出这种行为的可能——赛特没在他身上找到任何一个有可能存放武器的部位。

“她走在美的光彩中。”人形机械说。他的声音听起来像上个世纪初的老唱片，但语调十分淡漠，字节间隐约夹了几段细小的“嘶嘶”电流声，像蟒蛇吐信。

“……什么？”赛特没听懂他的意思。

“她走在美的光彩中，像夜晚/皎洁无云而且繁星满天；明与暗的最美妙的色泽/在她的仪容和秋波里呈现：耀目的白天只嫌光太强，它比那光亮柔和而幽暗。”对方继续用那种几乎没有起伏的语调说着，节奏无比明确，赛特意识到这是一首诗。

“拜伦。”机械补充说明。

赛特只得适当恭维：“那真是……很美。”不知道是恭维拜伦还是恭维这现代工业造物的知识之渊博。这首诗不出意外，也被列在“文学整改名单”之列。

机械立刻全身都转过来面对他，接着快步走过来。他还来不及端枪，对方已经抓起了他的手腕——右手戴着手套，用来按弦的左手则裸露在外，被精密而冰冷的机械结构触到皮肤，赛特不由自主颤抖了一下。

“你也喜欢，这样的夜晚吗？”

头盔上的函数曲线变成了明红色的数码波浪，一层层自下而上翻动着。赛特想了一下，这大概是“喜悦”的表情。他点点头，心说比起白天我自然是更喜欢夜晚，但也只敢心里说说。

那机器的手指收紧又松开，“脸”上的海浪很舒心地退潮下去。他半回过头，用“余光”望了望月亮。

“我很高兴。”他说，“我喜欢夜晚。”